

“最牛校长”之死

本报记者 龚海

顶着“最牛校长”光环的叶志平防到了地震,却没有防到自己的身体。6月27日,因突发脑溢血陷入昏迷的叶志平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走了。

情绪稍微平复后,叶的儿子想起父亲生前曾说的“此生无愧”。

在6月29日的追悼会上,四川安县副县长安瑛读了悼词,一份由安县组织部和宣传部共同起草审定的生平介绍写道:“(叶志平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为安县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悼词没有提到“5·12”大地震时桑枣中学2200多名师生用1分36秒逃生的细节。遗体告别后,叶的一位同学甚至感叹,叶就活了那1分36秒。

歪打正着

在告别仪式上,很多人哭了,朱玉的眼睛里也泪花闪动。

三年前,还是新华社记者的朱玉在地震灾区采访,跟随心理咨询队来到桑枣中学,然后她见到了校长叶志平,《一个灾区农村中学校长的避险意识》的报道就此出炉。

很快,“最牛校长”叶志平的名字传遍全国。

突然出名让叶甚为惊诧,之后他很低调地说自己做的很多事情其实就是“歪打正着”。

安县桑枣中学以前的实验教学楼建成于1985年,花费17万元,每平方米的造价折合下来才100元,工程质量堪忧,甚至无人敢验收。叶志平从1995年起担任桑枣中学校长,他担心这栋教学楼会垮塌,遂决定花三年时间整修和加固。

一位老教师回忆,叶志平先是拆了楼里的厕所,然后砸了水泥栏杆,换成钢管,最主要的是给教学楼加了立柱,“类似钢结构的,很粗,20多根,直接从一楼通到顶”。

楼体加固的项目很多,前后花费了40万元。当时安县每年教育系统学校维修经费只有17万,叶就一点点地向教育局要,还不够,他就四处化缘。很少有人知道他凭私人关系,向当地一水泥厂要了大量水泥,变现后支付工人工资。

大修之后,叶还不放心。2004年,他到上海参加一个高级研修班,恰逢一座写字楼进行消防演习,他稀里糊涂地参加了。回到学校后,他也想搞一次演习,不过目的是为了以防停电或火灾时出现群死、群伤事件。

即便有人反对,有人麻痹,疏散演习还是被叶坚持下来,每学期至少会有一次。

不过叶始终没想到他的所有安全措施最终经受的是一场大地震的考验。

地震的第一波震荡过后,2200多名师生在1分36秒内全部顺利撤到操场上。这天,加固多年的实验教学楼里坐着700余名学生。

“凭我的专业知识,实验教学楼如不多次加固,在地震中必垮无疑。”叶的儿子断言,而他所学专业是西南科技大学建筑设计专业。

虚名之累

时隔三年,绵阳市区通往桑枣的道路经辽宁省援建,已变成宽阔的六车道,一路驱车,两边青山葱翠,半小时就能到达桑枣镇,那是一片被山包围的平坦开阔地。

桑枣中学搬离后,原校址转给了连心小学使用,那栋加固过的实验教学楼早已拆除,原地上矗立起一座四平八稳的4层教学楼。

现在的连心小学依然能看到地震的痕迹。水泥地面上还有长条的裂纹,角落里两栋桑枣中学教师家属楼的墙皮大面积剥落,几户人家的阳台窗户玻璃震碎后一直敞着,无人翻修。

除了家属楼,叶没有再置房产。震后,叶忙着校舍重建,家只是叶睡觉的地方。桑枣中学司机王显明印象最深的是,很长时间叶的口头禅就是“帮我买一个干饼子回来”,他常常不吃早饭就赶到学校,晚上十一二点才得以回家。

叶不得不为“最牛校长”的虚名所累。一位老师介绍,震后一年里,叶到全国各地参加大型活动有16次之多,接待各地的考察团不计其数。

一位彭姓老师直言:“校长是劳累而死的,至于压垮他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恐怕就是‘最牛校长’这个名号了!”

叶很豪爽,桑枣当地一司机说,叶没有架子,为人亲和,酒桌上也很爽快,常被赞为“酒品如人品”。

而在儿子眼里,叶是个完美主义者。这使得叶在学校大小事务上,都事必躬亲。

学生常常看到叶一个人围着校园转,见到地上有垃圾会一点不落地拾起来。辽宁援建桑枣中学时,虽然只需学校进行一些配合,但叶却全程参与。他事先就想好了各种细节,新校园要留出足够的空地,新建楼的走廊增加到约2米宽,房子不贴瓷砖,不用大块玻璃,不装外挂防盗窗等等。工程开工后,叶还执意每天去工地查看。

出名没有给叶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善。有民办学校曾邀请叶去做校长,年薪15万元,叶没有答应。他说:“离开桑枣,我就不再是‘最牛校长’。”

对于桑枣,叶认为这是他一生的作品。他从1978年就到桑枣中学当英语老师,干到校长后,叶创下了桑枣中学全县中考的16连冠。

2010年,桑枣中学搬进了新校园,面积是之前的两倍多。

出名也许意味着叶只能在桑枣继续干下去,因为这所学校无一处不打上他的印迹。一位老师惋惜:“叶校长57岁了,按照他的年龄,早就该退二线了,到头来却死在任上。”



▲叶志平追悼会。 本报记者 龚海 摄



▲“最牛校长”叶志平。(资料片)

“令狐冲”

一位与叶相熟的当地记者私下说,虽然叶出名了,但当地政府似乎并不是特别愿意宣传叶,毕竟叶的出名源于教学楼质量太差,这有意无意地指向为政府的责任。

这仅停留于猜测,该记者表示:“这些政治生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但叶在接受一系列采访时,被问及筹款翻修教学楼之事时,他总会强调翻修得到了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只是安县的财政收入实在太少,经费有限,以至于翻修颇费周章。

有人说叶不懂政治,“也可能是他年龄太大了”。也有人觉得叶太直,太仗义,只适合当他的校长。

受访的几位学校老师都说叶善于用人,并一直考虑为老师们改善居住条件,以留住一批年轻骨干。

而叶的儿子只希望大家能记住父亲的三个身份:老师、校长和共产党员。

叶去世后,安县向四川省有

关部门询问过葬礼事宜,省里回话由绵阳市和安县牵头处理,绵阳市说一切由安县自行处理,只需上报相关程序即可。“这不能叫追悼会,可以叫悼念会,不过由县里牵头成立治丧委员会,这是不多见的。”安瑛说。

而叶的几位好友也表示县里能给予悼词,确实很不容易。

叶的儿子不愿评判父亲在教育上是否伟大,他说一切以治丧委员会的意见为准,他不认为父亲受过任何亏待,相反,他和家人觉得叶一直备受组织上的关怀。

一纸悼词也并非盖棺论定,安县宣传部部长谭莉说:“会不会追认叶志平为烈士,到时得看上级的意见。”

儿子始终觉得父亲这辈子活得很洒脱。“有点儿像令狐冲,”他说,“小说里写,平一指好意劝有内伤的令狐冲不能饮酒,不能近女色,没想到他哈哈一笑,说有好酒不能喝,看到美色不能接近,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叶就这样,儿子犹记得过年时,亲戚不让他喝白酒,欲换成红酒,叶拿过白酒说:“我就是想喝白酒的!”

白天是城管 晚上做小贩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彦朋

白天,穿梭十多条街道,通过“城管通”采集小商贩的违章摆摊信息,为城管部门提供执法路径,有时还要亲自上阵,劝摊贩“挪走吧,到时间了”。

晚上6点下了班,这个处在天津市红桥区数字化城管系统最末端的大学毕业生胡津,摇身一变,成了红桥区五爱道上的小摊贩。

白天是城管,晚上做小贩,当这两种看似矛盾又相关联的职业身份,同时笼罩在一个人身上时,胡津对城管和商贩的关系,又比别人多了一番认识:城管与商贩,并非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而是可以成为鱼与水的关系。

6月30日上午,还不到8点半,胡津已经起床收拾妥当,蹬上黑色电动车,去红桥区市容环境和园林管理委员会报到。

出门前他特意看了一眼背上的斜挎包,里面装着那部价值3000多元的城管通,还有晚上出摊用的零钱,这两样东西是绝对不能少的。

胡津的信息采集区主要是在红桥区,大小街道有十几条,

哪里缺个井盖,哪里的垃圾箱倒了,哪里有人在电线杆上贴了小广告,哪里堆满了垃圾等,大部分都要通过胡津的“城管通”传给红桥区市容园林委,在天津市市容园林委监督下,协调相关部门去解决。

虽然胡津在这个区域忙活了近一年,还是有不少人不知道他是干啥的。6月30日上午,在西于庄后大道路口,一家餐馆门前的人行道上,堆着几兜垃圾,引来一群苍蝇。胡津赶紧停下电动车,麻利地用“城管通”拍照取证并迅速分类。

看见胡津先给垃圾拍照,又拍了餐馆招牌,正提着一桶洗碗水的餐馆老板远远而准确地向胡津泼过来。胡津跟没看见一样,苦笑着摇摇头,继续上传信息。

上午9点多,常年在洪湖西路卖油条的小贩章惠还没收摊。看见胡津拿着城管通路过,赶紧笑着说:“就剩几根了,马上卖完就收摊。”胡津笑笑,没说啥。

“她也是孩子的母亲,家里有很多开销,如果有别的办法挣到钱,谁愿意大早上就站在热得

冒烟的油锅前啊。如果我能有更好的方式实现我的创业计划,我也不会每天忙活到凌晨一两点。让我拍下她违法超时经营,让城管来赶她?或者我亲自赶她撤摊?我觉得很难。而且她也只是早上出摊一两个小时,不会影响秩序。”

胡津还觉得,既然她能在这里摆这么长时间,说明周围居民有早餐需求。“这也是民生问题,不能只为了给居民创造好环境,却不顾他们生活上的便利。即使现在天津已经有几十个限时经营的市场,但也很难照顾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说这话时,胡津不断苦笑。自从2008年从天津大学下属的一家职业院校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胡津找工作的经历就不顺利。“后来申请了红桥区市容园林委的实习岗,除了单位给交五险一金比较诱人,工资发到手里才1000多元,别说娶媳妇养孩子了,养活自己都比较吃力。”胡津说,从今年3月份,他决定除了工作之外,必须要干点副业了。

于是,每天晚上6点之后,他在五爱道摆起了鞋摊。



▲胡津在采集城管信息。

五爱道是红桥区专门规划的一处限时经营的综合市场,白天人车穿行,井井有条,晚上6点之后,按照划定的摊位,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各式凉鞋,几把折叠式的小凳子,几乎就是小摊的全部家当。

“这双30块,纯手工的,耐穿还舒服。”胡津热情地向顾客介绍一双拖鞋,偶尔来一位换货的顾客,他照样热情接待,很难

把他跟那些比较“凶”的城管联系在一起。

“嘿,哥们儿,给我换两张5块的。”一位相邻的摊主拿着一张10元纸币,跟胡津招呼说。附近的摊主们说,他们都知道胡津是城管人员,“但也没见谁关照过他,有时候市场管理人员也会走到他摊前,让他把两张钢丝床往里挪挪,免得占了过道。”

尽管如此,胡津作为城管人员上街摆摊的信息传上网后,还是引来不少网友的质疑和揶揄:“城管摆摊?那肯定有优势。”

(下转 B04 版)